

之一 陽光

他從來不覺得笑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但他卻意外遇見笑口常開的她——吃飯笑、走路笑、晴天笑、陰天笑、雨天也笑，有時是抿著嘴竊笑，有時是古靈精怪地像隻小麻雀啾啾啾的小聲悅笑，但他得承認，他最喜歡的是她晴天時綻放的笑靨，陽光精粹般，耀眼燦爛。

據說陽光是宇宙天地間的生命本源，萬物仰賴它的照拂因此而生生不息。

而她奉行的樂觀主義，恰似他陰暗心底所仰賴的一道光芒，溫暖而明亮。

第一章

大樓外豔陽正盛，聽說今天攝氏溫度高達三十四度，是個足以把人熱得頭昏腦脹、靈魂出竅的可怕氣溫。

鑫品飯店地下室停車場被夏日高溫悶出足以令人窒息的燠熱感，一台載滿花朵以及各式各樣道具器材的發財車以驚人速度駛進並停下，接著，一名女人從駕駛座神色慌張地開門下車，急急忙忙走到放滿器具的車後方一陣手忙腳亂。

「我就說今天怪怪的，該死的第六感，每次只要有感覺就必中！」女人身穿露肩又露背的繞頸式白色上衣搭配雪白縮口褲裝，高挑身材與亮眼外貌引來停車人的好奇目光，但她一點也不在意地繼續忙碌碎唸，「啊，粉玫瑰、粉玫瑰，為什麼妳會被遺忘呢？為什麼呢？妳是如此的獨特嬌嫩又夢幻，為什麼會被搞錯呢？！」

聽出女人叨唸中的火氣，從副駕駛座步出的小跟班縮了縮肩，默默走到女人身旁跟著手腳俐落的動作，這時沉默是金，才是明哲保身的最佳選擇。

「小金，幾點了現在？」女人從貨台上將折疊手推車取下，俐落地展開，動作迅速將剛才打點好的粉玫瑰、幾網絲綢緞帶還有相關工具及道具一一放置在手推車上。

小跟班低頭看錶，精準報時，「十點零一分。」

女人倒抽了一口氣，彎腰確認所有物品都擺放完成後，立即往鑫品飯店的貨梯處衝去。「快！我們時間快不夠用了。」

她的背脊一片汗濕，額際沁出一滴滴熱汗，即使妝容精緻，此刻也快要全毀，但她一點也不在意，只滿心在乎當下的工作能不能順利完成。

小金點點頭，一丁點也不敢怠慢，恨不得自己的腳能和蜈蚣一樣多，這樣至少能盡快追上前方身高一七〇的女人的步伐。

她不敢開口要求女人緩下步伐等等她，咬牙邁著小短腿奮力追上。

再怎麼說這場婚宴可不能搞砸啊……

今天的新娘藍晶晶可是出奇地難搞，要怪就怪當初自己在接洽時，在花藝佈置簡報上不小心寫錯了新娘特別的要求。

宴會現場的花藝佈置「不要 Lily，要 Pink rose」，結果她不知是鬼遮眼還是中邪，竟在簡報裡寫下「不要 Pink rose，要 Lily」，這下可好，昨晚「雪季花藝」全體上上下下待在鑫品飯店徹夜未眠佈置的心血結晶，在今早新娘抵達宴會現場後打來的一通客訴電話中徹底毀滅。

「這不能怪小金，藍晶晶的媽媽三天兩頭打電話來說希望現場能夠有百合，然後藍晶晶又三不五時說她不要百合只要粉玫瑰，母女倆因為喜好不同而吵翻天，把佈置改來改去的，到最後誰都會混亂。」

白雪的合夥人季洋跳出來為小金緩頰。

小金想起今早白雪——雪季花藝負責人之一——的鐵青臉色，至今仍餘悸猶存，若非另一位負責人季洋及時出面，此刻的她肯定被白雪炸得屍骨無存，她渾身抖了一下，一方面因為想像自己橫屍荒野的畫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踏出貨梯後，被飯店內過強的冷氣吹襲而遍體發寒。

宴會廳內一團混亂，雪季花藝動員了所有工作人員，包括兩位老闆季洋以及白雪都親自下海，為這場婚宴佈置重新調整裝飾，小金抱著工具箱，摸摸鼻子往同事身邊俛去做心靈取暖，眼神瞥向那一道急驚風似的女人，再看向季洋一臉溫文儒雅的淡定神情，小金不由得一聲長歎。

好險兩位老闆個性互補，要不，她一百條命都不夠活。

白雪沒好氣睨了小金一眼，那眼神中警告意味濃厚，彷彿在對小金傳達「還不趕快動作，這場要是沒來得及做完，回去等著被剝皮吧！」

小金縮了縮肩，趕緊將桌上的百合一拆下換上粉玫瑰，一刻也不敢再擔擱。季洋正巧瞧見了白雪那記充滿殺氣的眼神，忍不住噗哧笑出聲，「白雪，妳就饒了小金吧。」

白雪冷哼一聲，動作俐落地跟著季洋拆著主桌座位的椅背花。「算小金倒楣，我本來就非常不想接這場喜宴佈置，要不是我爸我媽硬逼，我才不用受這種罪，老是得咬牙包容藍晶晶的小姐脾氣。」

「是、是，我們白雪可是最八面玲瓏、人見人愛的，誰會捨得讓妳受氣啊，藍晶晶今早是暴躁了些，但體諒一下，人家今天可是新娘子，一輩子才這麼一次，妳要她發現佈置出錯不暴跳如雷著實為難。」

季洋將白雪帶來的椅背花重新繫上，兩人默契十足，配合得天衣無縫。

白雪僵硬嘴角線條終是鬆懈，她睜了好友兼合作夥伴一眼，「噯，待會兒我還得坐下來吃藍晶晶的喜酒，你說我這氣能悶多久？難不成還讓我的家人看我全場臭臉啊？」她皺鼻，回首環顧全場。「也好險藍家事業做得大卻向來低調，今天全場只擺了三十八桌，好險我有先見之明，擔心藍家母女倆再度為了百合和粉玫瑰吵架，早就有了備案，要不……今天哪能這樣順心如意啊？」

「老闆英明。」埋首工作的季洋溫潤語氣中透出柔軟笑意。

白雪噴笑一聲，見主桌工作已完成大半，繼續起身走至客桌忙碌，「小金，妳再和小銀到車上去拿粉玫瑰來。」

見小女孩們接令後迅速動作，白雪也加緊腳步將手邊工作完成。

十一點十五分，宴會廳陸陸續續來了幾位零星賓客，伴郎伴娘、花童也在現場開始彩排走位，白雪巡視著每一桌以及舞台走道旁的擺設，直到確認過後，她深吸了口氣，走向季洋身旁。

「季洋，我要親自去找藍晶晶請她做最後確認，剩下的工作就交給你了。」白雪

嚥了口口水，神情透露出一絲緊張。

季洋因為她的嚴陣以待而跟著正經起神色。「別擔心，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白雪嗯了一聲，挺直了腰邁出宴會廳往電梯走去，宴會廳在鑫品飯店七樓，而藍晶晶的專屬新娘休息室則設置在二十六樓的頂級客房，白雪進電梯後很自然地在鏡中審視起自己，一張俏臉不由得垮了下來。

「噢……好醜喔我……」她頹喪垮肩，盯著鏡中那個狼狽萬分的女人。

一早接到藍晶晶的咆哮電話，頂著細緻妝容從家中的化妝師手下脫逃成功，她一路狂奔時以電話遙控花坊內全體人員，抵達花坊與小金會合後最後載貨至飯店，在這中間儘管被囂張豔陽曬得暈頭轉向她也顧不得，直到現在……

看見自己妝容全毀，眼睫毛掉了一半，妝花了一半，待會兒媽媽和姊姊見到她，肯定又是目瞪口呆。

叮！

二十六樓抵達。

她重振精神，將毀去一半的假眼睫毛撕了下來，一邊嘀咕，「早知道前天就花時間和姊姊去植睫毛了……」她步出電梯，往客房 2626 走去並摠下門邊電鈴，直到來人應門，她整頓神色，在門扉打開的剎那，笑臉迎人的道：「您好，我是雪季花藝的負責人白雪，我找新娘。」

伴娘回首，「晶晶，是花藝店老闆。」

「請她去找新郎確認！」藍晶晶由內往外喊，聲線緊繃，聽得出來正忙碌地為婚宴做最後準備。

「好，我知道了。」白雪朝客房內大喊，再向伴娘點點頭便轉身下樓。

找新郎確認……白雪苦笑，很好，新郎長什麼樣子啊？

從頭到尾與她確認花藝佈置的都是藍夫人與藍晶晶，新郎遠在美國華爾街，她可是連影子都未曾見過，再說剛才在宴會現場，她忙到連頭都沒空抬幾下，哪有時間去找兩人的婚紗照來瞧瞧，而且婚禮佈置需要的刻字主題背板也全都是交由小金他們幾個來負責，她只需要做好花藝設計的部分即可……

白雪一個頭兩個大，她承認自己對於記人名、認人臉的辨識能力極差，要不是今天的新娘藍晶晶，是家中熟識的，該由她親自接待，要不這等對外業務的工作交由季洋來處理即可。

滿腹牢騷的白雪穿著高跟鞋來回奔波，此刻腰已痠到都快直不起，她再度飄進電梯瞪著鏡中面容哀怨的女人，默默在心底發誓，下回只要是藍家，她絕對不接案！死都不接案！

管他是什麼天大的世交之家，她、也、不、要、接！

「二哥，我有點緊張先去一下洗手間，如果有什麼事麻煩你先幫我看著。」準新郎羅習為略顯緊張地朝著佇立在大廳正中央的男人交代。

也不知是真的內急還是心不在焉，尚未等到男人的回應，便已邁開慌張的步伐離

開。

「羅習為，你給我振作一點！」

男人一見準新郎慌成這樣，不禁出聲笑罵，而他的聲調飛揚爽朗，引起了周邊人們的關注，但他一點也不以為意，僅是噴了一聲便將眼神瞥開，好看漂亮的嘴角持續噙著散不去的喜悅。

他雙手插入合身的西裝褲袋內，仰頭望著飯店交誼大廳的天花板，佇立在這富麗堂皇的挑高大廳中央，他的心思有些恍惚。最親愛的妹妹即將遠嫁美國，這是件值得恭喜的大事，但纏繞在心頭上的不捨卻成了此刻最沉甸甸的愁緒，教他止不住的歎息。

羅藍兩家宴客的廳房位處於鑫品飯店的七樓，又因羅習為出身政治世家，此次的聯姻受到不少媒體矚目，因此特別另闢了記者聯訪區於六樓，此刻那裡正擠滿了前來採訪的記者們，氣氛更顯喜氣沸騰。

男人聽見手扶電梯那方一陣騷動，眼角餘光掃去，正巧瞧見即使人已上樓卻還是背後一片閃亮的女人，那是當紅模特兒女星韓霜，對於身後沸沸揚揚的記者追問，她僅僅媚然的回眸一笑，鎂光燈頓時此起彼落地閃爍。

藍海看著那高挑女人的嬌媚笑容，忍不住噴笑了聲，正覺意興闌珊欲往牆邊靠站而去，偏偏正好與韓霜投來的目光接上。

那女人回他一記不以為然的冷笑。

藍海嘴角笑容更深，心裡自是明白那女人對自己的評價很糟，他嘖嘖兩聲將目光瞥開，卻意外發現另外一名面熟的高挑女人正佇立在他身邊對他上下打量，接著便聽見她不確定地開口詢問。

「請問……你是新郎官嗎？」

藍海眉一挑，她這麼問，讓他不由得懷疑起自己今日的裝扮是否過於隆重到喧賓奪主了。

白雪焦急地盯著腕錶，上頭顯示為十一點三十分，她從電梯邁出後，便一眼看見大廳內最顯眼的男人，看他一身量身訂作的正式西服，活脫脫該是新郎的化身，但……當她接收到對方饒富興味的眼神後，便開始遲疑了。

「不是嗎……糟糕……新郎到底長什麼樣？」她不由自主地抿唇自言自語了起來，完全沒注意那男人直勾勾的目光何其大膽。

「新郎長那樣啊！妳看那張婚紗照就知道了。」藍海不是很在意她的錯認，甚至好心地為她指點迷津。

白雪順著他手指頭指去的方向，正巧瞧見迎賓區擺設的婚紗照，她靦腆一笑，對於男人的調侃態度不以為意。「謝謝，我一時忙昏頭了才忘了注意，請問你認識新郎官嗎？我有急事要找他，可以告訴我他在哪裡嗎？」

白雪其實也只是隨口一問，心裡正琢磨下一秒定會獲得否定答案，準備旋開步伐再去尋覓，誰知男人竟叫出了她的名字。

「白雪，妳找新郎有什麼事？他現在因為太緊張而去了洗手間，有什麼事我可以為他處理。」他雙手環胸，好整以暇地等待她的回覆。

直到現在，白雪才認真地抬頭正視眼前的男人，她皺起眉頭，企圖從他陌生的五官中找出熟悉的印象，奈何她實在對於眼前這人絲毫沒有丁點記憶，她該死的臉盲症令她十分焦慮又懊惱，她露出歉疚的笑容道：「你認識我嗎？那真是太好了，請問你除了是新郎的代理人外，和新娘的關係是……」

「我是晶晶的二哥。」他回答俐落。

「二哥！」彷彿是找到了救星，白雪驚喜得整張臉都笑亮了。

「嗯，乖妹妹。」藍海咧嘴笑開，落拓浪蕩地在口頭上佔盡她便宜。

但白雪僅是一笑置之，連忙說出正事，將對方似乎認識自己的事拋諸腦後。

「二哥，是這樣的，因為花藝佈置上出了一些差錯，我們剛才已經急忙修正過來，原先想找新娘再度重新確認，但是她現在正在化妝更衣實在不方便，所以她請我到現場找新郎確認，現在新郎不在，能不能請二哥幫忙，跟著我到現場確認幾個重新佈置的地方……」邊說著，她已急驚風似地親暱勾起藍海的手臂朝宴會廳而去。

藍海瞅著她挽著自己的手，神情耐人尋味，他被动地被她一路拖著往電梯走，眼神卻是離不開她的側顏。

印象中，那年與她第一次見面，她才二十出頭，還是大學生的她，氣質清新又天真活潑，待在她姊姊身旁像隻小麻雀似地啾啾不停說話，對他投來的目光則是充滿好奇與查探，他以為她對自己至少會留下深刻記憶，如今見她看他像是陌生人，忍不住歎笑，原來是自己自視甚高了。

「你笑什麼？」聽見笑聲，白雪目光狐疑地瞪去。

「沒事，妳說。」他收住笑容，比了個請的手勢示意她繼續，更順勢拿出手機開始拍照。

「這是主桌花、這是椅背花，我們都在花朵上重新修飾過了……二哥，你在做什麼？」白雪問。

「我在把拍下的照片傳 Line 給晶晶看啊。」藍海指腹在手機上滑了滑，「妳說還有哪裡需要確認的？」見身邊的人完全沒有動靜，他抬起目光，正巧瞧見她恍然大悟地以掌拍額的動作。

該不會是……她根本忘了可以這樣與晶晶確認吧？

「啊——我怎麼會忘了用 Line！」白雪忘情地懊惱低吼。

因為她的模樣太接近崩潰狀態，藍海實在不好意思笑出聲，但嘴角還是忍不住上揚。「沒關係，至少妳找到我了，二哥會替妳向晶晶說好話，這佈置肯定沒問題了。」

「真的嗎？」白雪聞言，隨即眼睛一亮，再度主動地挽起藍海的手臂拖著他滿場飛奔拍照。

藍海相當盡責地將現場修改過後的花藝佈置一一拍照傳給藍晶晶，即使白雪在一旁心急如焚，他仍舊一派優閒自在地緩下步伐，問：「需要確認的地方就只有這些了吧？」

白雪點點頭，一雙眼睛眨巴眨巴地閃著希望的光芒。

見她那模樣，藍海噗哧笑開，示意她稍安勿躁，「妳等我一下。」他低首將拍下的最後一張照片 Line 給藍晶晶，就見她立即已讀速回。

「二哥，你覺得佈置得漂亮嗎？」

「很漂亮，已經夠花團錦簇了，白雪把妳喜歡的珍珠粉玫瑰配上盛開的桔梗與乒乓菊，美感十足，迎賓區 Candy BAR 的粉色妝點也相當夢幻精緻，等一下妳進場時包準會感動到哭。」

「聽二哥這麼一說我就放心了，要不是你不肯幫我佈置，唉，算了，結婚不提傷心事……不過，聽你這樣直接稱呼老闆白雪？你認識她嗎？」

「不算認識。」

「喔，NONONO！我的第六感告訴我不是那麼簡單，該不會白雪也曾經和二哥有過一段……」

「妳別瞎猜了！要當新娘的人還有空八卦，現場花藝還有沒有什麼問題？不要再刁難人家，已經很、美、了！」

「好啦！有你的保證就好，你和白雪說可以了。」

「晶晶說可以了，謝謝妳。」藍海傳了一記飛吻動畫圖過去便收起了智慧型手機。

「喔耶！萬歲！二哥，謝謝你的幫忙。」白雪情不自禁地歡呼。

為了籌備這場婚禮佈置，他們與藍晶晶來回溝通了將近三個多月，熬夜場佈再加上今早驚心動魄的趕工修改，直到此刻白雪終於可以自在的呼吸吶喊了，她鬆懈了緊繃的神經，吁了長長一口氣，總算想起自己似乎還未曾好好向眼前的這位二哥正式自我介紹。

「二哥你好，這是我的名片，今天承蒙你的幫忙才能讓我的工作順利完成，真是太感謝你了！」她主動將名片遞上，見他不僅雙手接過自己的名片，甚至還仔細瀏覽名片上的頭銜，白雪不禁綻露出一抹真心誠意的笑靨。

「雪季花藝營運總監，幸會，這場婚禮妳佈置得相當別出心裁。」見她笑得真誠可愛，藍海沒有意願再進一步與她熟絡，對他而言，白雪這朵純潔可人的小花可不是他能隨意攀折的，正當他欲托詞抽身，白雪卻早已將投注在他身上的眼神調開。

她細緻清雅的臉龐褪去了方才的緊繃拘謹，他看見她雙眸綻亮，神情驕傲又興奮，像孩子拿到糖般單純的快樂，他聽見她朝著自己身後大喊歡呼，「季洋！季洋！藍晶晶說 OK 了！我們可以收工了！」

季洋……

心跳因聽見這熟悉的名字而頓了兩拍，藍海驚詫回首，瞧見佇立在不遠處的男人一如記憶中溫文儒雅，神色不禁陰鬱起來，他看白雪見到季洋後，滿心滿眼只有那男人，出於一股無法克制的衝動，他竟伸手抓住了她纖細的腕。

「白雪，我叫藍海，妳忘了嗎？」

莫名被人箝制住的白雪頓下了朝夥伴飛奔而去的步伐，困惑地抬眸看向男人，就見他眯眼綻笑，那模樣實在過分得美麗好看以及俊俏，他就像是一朵盛放的野桃花，狂妄地展示著自有的獨特姿態，簡直教人移不開目光。

「我們……認識嗎？」白雪嚥了嚥口水，在他極具壓迫的注視下，小心翼翼地回問。

「有過一面之緣，我想妳是忘了。」他笑得燦爛又刺眼，但眼神卻是一片淡然冰冷。「二哥的名字叫做藍海，請妳別再忘了，我們還會再見面的。」他在季洋尚未接近時便鬆開了握住她的手，更在白雪還來不及反應時轉身大步離去。

白雪瞪著藍海怒氣沖沖離開的背影，瞬間懵了。

她……得罪人了嗎？只因為她忘了兩人之前曾經有過……一面之緣？

他們……真的有見過面嗎？患有重度臉盲症的白雪此刻再度焦慮得想抱頭尖叫。白雪盯著被藍海握紅的手腕，不禁覺得自己若是不絞盡腦汁回想起來，就真是太對不起人家了。

在忙亂了一上午確認花藝佈置全數完成後，白雪便請徹夜未眠的夥伴們先回去休息，等喜宴結束後再來與她會合收場，正當她得空準備喘口氣，媽媽和姊姊也抵達會場，在見到她慘不忍睹的妝容後，忙不迭揪著她另闢一間包廂仔細重新打理。

「白雪，媽媽給妳取這名字可是盼望妳能成為一個優雅的公主，怎麼成天就見妳打扮率性，現下更好，連妝花了也不在乎的滿場飛奔。」嚴薇雙手環胸的看著女兒，語氣縱然無奈，但眼神卻蘊含了無限寵溺與不捨。

「所以說……媽，我不是好幾次問妳是不是可以幫我改個名嗎？白雪這個名字根本不適合我嘛！這個名字還比較適合姊姊。」白雪緊閉雙眼，下顎被姊姊白蘋抬得老高，在姊姊仔細溫柔的妝點下逐漸放鬆，甚至有些犯困地打了個大呵欠，那大刺刺的模樣引來白蘋一陣笑。

「拜託！妳淑女點，打呵欠也遮個嘴。」嚴薇相當無法忍受的翻了個白眼。

白蘋卻接續前一個話題，口氣含笑問：「原來妳想改名啊？想改什麼名啊？」

聽見姊姊有意願在這話題上閒聊，白雪提振精神，腰桿打直地回道：「我這樣帥氣，叫白帥帥妳覺得如何？」

白蘋聞言立即發噱，在瞥見身旁沒好氣的嚴薇後才稍稍收斂住笑意。「妳是認真的嗎？現在的妳很合適改名成白目。」

白雪聞言也不氣惱，笑得不可自抑，「姊！妳好有創意喔。」

「我真是『白養』妳了！」嚴薇以指戳了戳白雪的頭，見女兒們調皮地笑彎了一雙眼，嚴薇也沒繼續在這話題上打轉。

白雪搔搔頭，見嚴薇又嗔又怨的神情萬般嬌柔，不禁柔化了唇瓣的笑容不再回嘴，她像隻憨恬的溫順小綿羊，任由白蘋以及嚴薇兩人為她打點一切，她一七〇的身高將眼前的兩位女人襯托得更小巧玲瓏又精緻，白雪忍不住一再低頭打量姊姊與媽媽那股與生俱來的優雅柔美，那可是她始終學不來也學不會的公主面貌，也許她從來就不是媽媽或外人所期許的那般。

一早晨的勞累令她精神陷入恍惚，在聽見姊姊驚呼一聲喜宴要開始了，她再次被動地被母親和姊姊聯手拖出包廂，一路往宴會廳優雅快速地邁去，她再次打了記

呵欠，被嚴薇從容地壓坐入宴席座位。

喜宴即將開始，舞台上的婚禮主持人正以感性又充滿喜悅的口吻介紹著今日的新人，白雪以手撐額，實在沒有多餘的精神專注在婚禮流程上，直到身邊人以手肘頂了頂她的手臂，她才慵懶地抬眸。

「小雪，我剛才看見妳和藍家的二少爺站在一起，那是怎麼一回事？」

白雪定睛一瞧，就見好友韓霜那張精緻小巧的美麗臉蛋滿佈好奇地挨近她，即使疲憊，見到好友這般興致勃勃，她依然扯出一記輕柔微笑，回道：「藍家二哥在我找不到新郎的時候幫了我一個大忙，讓我總算能在開席前搞定那個在花藝佈置上吹毛求疵的藍晶晶。」

韓霜明白的點了點頭，此刻隨著婚禮主持人高亢的介紹，新人攜手步上紅毯，乾冰轉瞬間噴灑，讓新人猶如漫步在雲端的神仙眷侶，現場響起如雷的祝福掌聲，韓霜拉回視線也不忘隨著眾人鼓掌，接著繼續八卦，「所以說我當初不是要妳別接藍晶晶的案子，她啊！完美主義的要命，高中時期我可是被她從頭挑剔到腳。」身為韓霜大學時代的好友，白雪聽她對藍晶晶皺鼻蹙眉的評價，不禁笑罵，「喂！人家把妳從頭挑剔到腳，妳還不是和她成為好朋友。」

韓霜嗔了她一眼。「妳還不明白我這人愛吃又愛嫌的個性嗎？」

白雪不以為意地淡笑，目光投注在正步上舞台的藍晶晶，她觀察藍晶晶在瞧見她與季洋重新佈置的主桌花藝後，綻露出滿意的笑容，她總算是退去忐忑，整個人徹底鬆懈。

「喂，不過我說，妳還是別和藍家二少爺靠得太近才好。」

韓霜突兀的警告驀地拉回白雪的注意力，她好奇盯著好友一臉正經地說著，她雖然對藍家二哥沒什麼想法，說不上有特別的好感，但好歹人家也幫了她一個大忙，至少，看好友談起他時的不以為然，她能盡點心力為他平反個幾句話。

「藍二哥剛才才幫了我一個忙，要我轉頭就開始和妳一起碎言碎語說他壞話，這樣我良心會過意不去耶。」白雪沒正經地戲謔，收到韓霜一記沒好氣的白眼。

「欸，我可是認真的在和妳說話欸，妳不知道，藍二少爺可是花心得很，前陣子才剛追上我模特兒圈的好朋友，幾天就把人家給甩了，惹得我好朋友傷心地哭了三天三夜還哭不完，那男人我一看就是沒什麼真心，遊戲人間的浪蕩子，妳還是少碰為妙！」韓霜精緻美麗的臉龐皺起，一副嫉惡如仇的模樣。

白雪噗哧笑出。「妳噲，就只是純粹要跟我嘮叨那男人的花心吧，我怎麼可能會和他扯上關係呢？妳又不是不知道我這個死心眼的。」

聽白雪這麼一提，韓霜翻了個白眼。「我就不能讓妳知道那男人的真面目嗎？總之，離他遠一點就是了。」她掃了一眼前方舞台正在進行的活動，又翻了一個無聊的白眼。「我連聽他說話都會起雞皮疙瘩，先去趟化妝室了。」

說罷，韓霜從容不迫地起身離席，擺明了自己寧願花時間補妝，也不肯聽見正要上台的藍海致詞祝福。

「誇張啊妳……」見韓霜回首對她做了個鬼臉，白雪笑睨了一眼後便將眼神投注在舞台上。

方才在舞台上向賓客舉杯致謝的新人及主婚人不知何時已步回主桌入座，此刻佇立在聚光燈下的男人，正是韓霜口中那位遊戲人間的浪蕩子，白雪收起笑容，雙眉不自覺靠攏。

這男人，究竟是在哪裡見過呢？

鑫品飯店的宴會廳硬體設備相當講究，透過高品質麥克風細膩的傳送，男人極富磁性又醇厚的嗓音帶著一股醉人魅力，瞬間抓住全場賓客的耳朵，白雪甚至還聽見周圍賓客此起彼落的讚歎聲，都是關於男人所向披靡的翩翩風采。

「各位貴賓好，我是藍海，是晶晶的二哥。」

成為全場注目焦點的男人開始自我介紹，白雪見他筆直地佇立在聚光燈下，渾身金燦，舉手投足間皆是自信與瀟灑，引起臺下一陣掌聲回應，就連她也不由自主地隨著眾人鼓掌回應。

「其實，在上台的前一秒，我心裡還在疑惑這個從小就喊著要嫁給我的小女孩，今天怎會成了別人的新娘？」他停頓，臺下因他詼諧的語氣而掀起一波低笑。「我也還很疑惑，這個從小只要脾氣一上來，會和哥哥弟弟打架的恰北北，有一天，會披上白紗成為嬌滴滴的新娘……嗯，妳不要瞪我，再瞪下去我都懷疑妳要上台來揪我耳朵了。」藍海捂著雙耳，朝著坐在主桌的藍晶晶調侃。

賓客們又是一陣笑聲，白雪將目光投向主桌，這是她與藍晶晶接觸後，首次見她眼神溫煦似月，笑容甜蜜自在……他們兄妹感情似乎真的挺好，白雪嘴角不自覺翹起，心情隨著輕鬆的氣氛而顯得輕盈飛揚。

藍海收起了頑皮的笑容，俊秀五官在聚光燈映照下顯得十分溫柔好看，教臺下觀賞的人們不禁再次讚歎他的絕世風華，他嘴角淡噙著笑，蘊著疼寵、含著無限憐愛，緩緩的繼續說——

「我這個唯一的妹妹，雖然外表驕縱、強悍，但內心其實還是個愛撒嬌又愛哭的小女孩，我知道，習為能夠為她做到一切我們所辦不到的事。你能給予她一處溫暖的胸膛，在她疲憊需要棲息時提供依靠，如果有一天她對著你河東獅吼，甚至揪著你的耳朵，那是因為她需要你的擁抱，能給予無助的她最強而有力的安慰；當你以你的愛馴服她時，她將會全心全意為了你打造一個屬於愛的家。

「莎士比亞說：『愛情是一朵生長在絕壁懸崖邊緣上的花，要想摘取就必須要有勇氣。』現在你們都為了愛情鼓起勇氣走入婚姻，而這份勇氣，將會為你們創造出無與倫比的美麗未來，祝福你們。」

語畢，他率直地由舞台跳向主桌，展開雙臂將那掩面啜泣的新娘抱入懷裡。

台下掌聲瞬時如雷貫耳。

白雪情不自禁坐挺，目光筆直望向主桌，看著那男人擁抱著穿著白紗的新娘，俯首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後，便見新娘破涕為笑，男人再與新郎大力擁抱，那大方又瀟灑的態度在她心底留下了極為溫暖並深刻的痕跡。

「奇怪，我到底是在哪裡與他見過面？」她不禁喃喃自語。

始終坐在她右手邊的白蘋正巧聽見她的自言自語，湊過來為她解答，「妳忘啦？藍海啊！妳曾經跟我說過覺得他像一個王子呢。」

「啊？姊？妳記得他？」白雪驚訝回問。

白蘋對妹妹的貴人多忘事早就見怪不怪，頗具耐心地繼續道：「當然，當初藍海可是爸媽特別安排要和我相親的對象呢，那年妳還在讀大學，我記得……我們第一次和藍海見面，好像也是在這個宴會廳呢！說起來還真巧。」

經姊姊這麼一提，白雪模糊的印象立即有了幾分清晰。「唔，聽妳這樣一說我好像記起來了，是爺爺七十大壽那時候嗎？」

「是，妳終於想起來了，這麼出色的男人妳居然記不住，真是！」白蘋逗趣地睨了白雪一眼。

白雪不甘示弱地皺鼻反駁，「哼，這麼出色的男人和妳相親，妳不也是沒看在眼裡嗎？！」

白蘋和妹妹鬥嘴鬥得笑彎了眼。「那是因為我眼裡心裡都已經有了人，怎麼可能還容納得下另外的男人。」見白雪噘起了嘴，白蘋當場依樣畫葫蘆，給了妹妹一個擁抱。「我的好妹妹，才被我這樣一調侃，不會氣得想要揪我的耳朵吧？」

白雪聞言噗哧笑開，推開姊姊膩人的擁抱。「我最好是一隻母老虎，要不老是被妳捉弄！」她睨了白蘋一眼，沒想在這話題上兜轉太久，現場總算開始上菜，白雪大呼，「喔，正好，我好餓喔……」

此刻前方舞台上不知正在進行什麼活動，引起現場一陣驚呼，白蘋回首瞅著妹妹一臉饞樣，笑逐顏開。「小雪，妳那兩束花包裝得好美，尤其是藍家媽媽，我看她感動得快把手巾給哭濕了。」

白雪沒將頭抬起，笑得靦腆可愛，被白蘋誇讚到臉紅耳熱。

那是感謝親恩的兩束花，她特別託給婚禮顧問，商請他們將那安排進婚禮流程中。而那兩束花，分別送給羅家媽媽以及藍家媽媽，花束主角，正是百合。

第二章

完蛋，她吃得太飽了。

白雪撐著沉重的眼皮，昏昏欲睡地在宴會現場開始收拾，她肆無忌憚地打著第一百萬個呵欠，還來不及闔上嘴，藍家媽媽秦正蘭已迎面走來。

「小雪。」秦正蘭見她睏倦十足的嬌憨模樣勾起嘴角，她伸手撈握住白雪雙手，語氣感激道：「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妳，尤其是那束百合花，圓滿了我的期待，這幾個月來為了我們家晶晶的婚事勞煩妳許多，感謝妳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藍媽媽，百合花束也算是晶晶對您的一份心意，我只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希望這場婚宴所有的佈置都能夠帶給你們幸福與感動。」白雪輕聲細語地說著。

白雪不知自己哪句話觸動到秦正蘭，就見她眼眶隱隱閃著水光，這讓白雪一時之間有些不知所措。

秦正蘭見白雪的神色微慌，不禁自嘲道：「欸，別看我到這把年紀，偶爾看電視劇還是會忍不住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呢。」見白雪鬆了口氣，秦正蘭對她上下評量了番，再道：「我說小雪，今天這種場合怎麼沒見妳穿裙子打扮得像個公主一樣？」

「我打扮這樣其實也挺好看的啊。」白雪抬頭挺胸拉直腰桿，自信又亮麗的態度

瞬間將秦正蘭逗笑出聲。

「是挺好看的。」不知何時出現的藍海搭著母親的肩，嘴角掛著慵懶的笑意，一雙桃花眼饒富興味地直視白雪。

白雪因他的出現而略顯驚訝。「藍……二哥。」

「乖。」藍海笑出一口白牙，神情很是自得意滿。

秦正蘭來回盯著他們兩人，好奇開口，「怎麼？你們兩個認識？」

白雪搶先在藍海開口之前回話，「藍媽媽，幾年前藍二哥曾經和我家姊姊相親過，那時候我們就有過一面之緣；再加上剛才現場的花藝佈置又是藍二哥幫忙做最後的總確認，我們有稍微聊了一下，也算認識了。」

藍海微詫揚眉，「我以為妳根本就忘了那件事。」

白雪靦腆一笑。

「是嚴老爺子七十大壽那次啊！」秦正蘭一經提醒也想起來了。「可惜妳家姊姊嫁人了，我們家藍海沒這福氣，不過也好險，我們家這小伙子看起來正經斯文的，但卻是個沒心沒肝的浪子，沒被白蘋撿走算是她積了福。」

被母親貶低又嫌棄，藍海卻未惱羞成怒，反而順著秦正蘭的話尾附和，「老媽，『浪子回頭金不換』這感人肺腑的戲碼也是有可能會由我主演的。」

秦正蘭好氣又好笑地睨了兒子一眼，遠方不知是誰正在叫喚她，她匆匆向兩人揮別之後便邁開步伐離去。

白雪被他們母子倆之間輕鬆親暱的關係感染，本是淺淺一笑，再加深後，頰邊凹出釀蜜般的酒窩，此刻的她佇立在宴會廳中庭，偌大落地窗外就是景觀花園，時值盛夏，陽光金燦耀眼，將一身雪白的她暈出天使光芒。

藍海一時之間眼神定格在她的笑靨裡，本來也想找藉口隨同母親離去，卻因為她這記溫暖笑容，竟意外捨不得離開，隨機找起話題。

「我聽說雪季花藝的名聲非常之好，今天一早的佈置出了錯，不太像是你們會犯的錯誤。」他睜了眼前方正在與賓客談笑風生的母親，見她懷中仍抱著那束典雅的百合花束，便能想見這束花完全擄獲母親的偏愛，藍海看向白雪，對她準備花束的細膩情感而目光激賞。

「這次確實是我們疏忽了。」白雪笑容尷尬。

「不要緊，妳帶給晶晶和我媽的驚喜遠勝過一切了。」藍海指了指前方正緊緊相擁的母女倆。「她們兩個在籌備婚事的這幾個月不知吵了多少次架，多虧妳那束花，讓她們母女倆不會再繼續廝殺下去。」

白雪被他戲謔的口吻逗笑，她順著他的目光看去，正巧瞧見秦正蘭與藍晶晶母女倆相擁的畫面，內心倍感溫馨，情不自禁地有感而發。

「其實婚禮不就是要圓滿嗎？花藝能傳達出各種情感，有祝福與被祝福，有愛與被愛……如果送花的人與收花的人都能夠感受到相同的溫暖感受，那一切都會變得非常有價值了。」

藍海陷入沉默，不自覺地被她的一番話打動。

白雪的視線瞥向中庭旁的電梯口，此刻電梯門開浩浩蕩蕩走出一票人，待她看清

後，因為疲倦而黯淡的小臉立即燦爛發光。

「咦？！太好了，你們都來啦！我好睏，你們這時候來收場正好，快快快，季洋，我盼你們盼得好苦啊……」她駝著背，佯裝自己千辛萬苦的模樣，將大步走向她的季洋逗出一臉笑。

「辛苦妳了，我們出發得有些晚，我讓小金他們趕緊去收場。」季洋拍了拍白雪的背，渾然不覺一旁有人正緊緊盯著自己。

一旁小金忍不住湊上前八卦，「白姊，妳錯過好戲了啦！其實剛才我們陪季哥去和女朋友求婚，好不容易把季哥的女朋友感動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終於肯開口說『YES,I DO』，喔……那場面好感人喔！」

白雪聽見體內跳動的心咚地好大一聲，那用力的程度強烈重擊她的胸腔，悶得她只能瞪圓雙眼瞪著一臉不好意思的季洋，卻什麼話也問不出口。

「你要結婚了？」因為女孩的嗓門實在太大，逼得不想聽八卦的藍海聽得一清二楚，聽得詫異惱火。

季洋耳聞問話，有瞬間的反應遲鈍，一開始他的神情相當不可置信，但當他的眼神觸及藍海那雙深不見底的眼眸時，震驚、錯愕甚至眾多複雜情緒浮掠在他那張不知所措的面容上。

「怎麼？你們兩個好不容易要結婚了，不打算通知我一聲嗎？」藍海在與季洋四目交接之際，早已收起方才不由自主外放的怒焰，白淨俊逸的臉龐上堆滿笑意。

「你們兩個認識？」白雪還來不及從震驚中回神，問題卻已自動溜出口。

「嗯，我們算是舊識。」藍海瞥了一眼白雪，笑得極為溫柔和煦，卻讓白雪覺得他像個假面紳士，令人琢磨不透心思，城府極深。

「你……怎麼會在這？」季洋乾聲問。

「我是晶晶的二哥，當然得在這裡。」藍海聳肩。

季洋恍然大悟，爾後喃喃自語，「藍……是了，以前你從來不向我們提及自己的家世，原來是這樣……」

「所以呢？你們要結婚了，還真不打算通知我嗎？」藍海笑得越發燦爛，儘管眼睛快笑眯成一條直線，卻還是遮掩不住眸底熠熠生輝的光芒。

季洋瞬間愣住，苦笑回答，「一定得通知你的……她答應我求婚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第一個找到你，她說，我們的婚禮不能缺少你。」他頓了下，眼神飄向會場。「不過……如果你是藍晶晶的二哥，今天這場婚禮，應該輪不到我們雪季花藝來佈置才是啊……」

藍海噗哧地笑了一聲。「喔，今天這場還真是輪不到我來作主。」他歎道：「我們藍家可不承認我這成天只懂得拈花惹草的浪蕩子。」

白雪看向藍海，在剎那間意外捕捉到他笑容裡一閃而逝的悲傷。

季洋緘默，心底明白即使兩人曾是舊識，但在過去藍海對於自己的家世絕口不提，而今兩人已然疏離，若此刻再提問關切也只是顯得矯情。

「等等，為什麼今天這場婚禮輪不到我們雪季花藝來佈置？」氣氛過分凝重，逼得白雪不得不先忽略自己內心的感受，主動提問。

「王者香。」季洋淡淡道出這三字。

僅僅三字，對於白雪而言，震撼力卻極為強大，強大到她幾乎忘卻了自己內心的失落惆悵與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緒。

王者香，那可是她的，夢想之初啊……

王者香，蘭的別稱，由古至今因香氣幽遠芳馥、姿態清新脫俗可供觀賞而受盡世人青睞。

台灣因有「蘭花王國」的美稱，因此愛花或愛蘭人士對於「王者香」三字絕不陌生，當初以這三字為店名在花藝界闖盪出名聲的負責人極為神祕低調，據傳他隱居山林，對於外界幾乎不聞不問，但他以自身對於生活美學的豐富情感，為花藝帶來動人的精彩生命。

他曾經榮獲法國花藝大賽的冠軍，也曾遊歷歐亞各地擴展自身的花藝視野，他的手藝融合了東方的傳統柔美、結合了西方的粗獷狂野，創造出屬於他獨樹一幟的花藝美學，成為許多五星級飯店、優質企業甚至政商名流的專業指定，他的魅力所向披靡，卻從未見他因此而引以為傲，相對的，當王者香的名氣愈響亮，其負責人便愈顯得低調隱身。

他是眾多媒體爭相想要採訪的對象，是各大企業及學院講座亟欲網羅的講師，但他仍是無聲地推拒了所有邀約，專心一致地身處於山林之中拈花惹草，據王者香對外發言人的說法，負責人在山林之中，充分感受花草生命的脈動，才能不受干擾地，將由大自然中所獲得的美好感受呈現在愛花人士的生活之中。

白雪在剛踏入花藝界之際，曾經為王者香的負責人下過這樣的評語——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如今佇立在她面前的這位，頂著一頭棕色法式鬚髮，白淨面容像奶油糖霜似地光滑香甜，他的濃眉飛揚不羈，雙眸似一泓深潭，唇瓣咧嘴笑開時的厚度有一股說不出的性感魅力，頰邊甚至還釀著與她一模一樣的酒窩，高駝身材標準衣架子，氣質顯得隨性浪漫，整個人……活脫脫是花花公子的標準代言人。

一點也不脫俗。

白雪覺得自己有幻想破滅的感覺。

「等一下……我有沒有聽錯？」她手指著藍海，疑惑的看向季洋。「他？他是王者香的負責人？」

季洋因白雪接近崩潰的表情而忍不住笑意。「沒錯，就是他。」

「你認識為什麼不早跟我說？！」白雪跳腳。

「我和藍海已經有好幾年沒有聯絡了。」季洋輕描淡寫地回。

「你……好，我就先不和你計較你居然趁我不在向水菜求婚的這件事，你剛剛說水菜提到要嫁給你的第一個條件是什麼？要找到他然後呢？該不會是要藍二哥親手為你們佈置婚禮吧？」白雪腦筋轉得極快，問得也飛快。

季洋瞥了藍海一眼，點頭承認。

藍海雙手舉起呈投降狀，嘴角的笑容有那麼一點惡意。「嘿！我拒絕。」

「你拒絕？為什麼？！」白雪不等季洋回應，迅速回問。

「我不願意還需要理由嗎？」藍海聳聳肩，緊盯著季洋落寞的神情。

「季洋，如果藍二哥不願意幫忙的話，水茉該不會就不嫁吧？」白雪見季洋困難地點了下頭，再快速看向事不關己的藍海。「二哥，有句話叫做有情人終成眷屬你知道的吧？這點忙你也不幫怎麼還稱得上是舊識？剛才你明明熱情到連我這個才有一面之緣的人都肯幫忙啊。」

「那是因為……我看見妳心情很好。」藍海直言不諱。

「你意思是看見季洋心情就不好嗎？！」說話不經腦袋便直衝出口的白雪在看見黯然神傷的季洋後，差點想咬舌自盡。

「我可沒這麼說。」一見白雪懊惱的模樣，藍海本是平靜無波的眼底竟悄悄染上微微笑意。

白雪隱隱察覺到季洋與藍海之間有問題，說是舊識，倒不如說兩人是仇人還來得貼切，她盯著藍海笑得開心愉悅，更覺忿忿不平，一個想法才剛浮現腦海，她便已衝動行事。

「季洋，這件事就交給我了！」她再次主動積極挽起藍海的手臂。「那這裡就交給你們了，好好收拾喔。」她一邊向詫異驚愕的季洋揮手道別，一邊帶著藍海往電梯口處走去。

「妳要拖我走去哪裡啊？」藍海饒富興味地盯著白雪朝氣蓬勃的俏臉，見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要將自己使勁拖入電梯內，他也只好勉為其難地順從。

「離開這裡遠遠的，去有陽光的地方。」白雪一進電梯內，臉色驟然沉下，她緊抿著唇瓣，倔強地不願讓任何情緒外露。

「去有陽光的地方幹麼？」藍海見白雪突然像顆洩了氣的皮球，不禁挑眉。

「殺菌。」她悶悶不樂地回。

「殺菌？」他覺得自己像是應聲蟲一樣重複她的話，但他實在很懷疑此刻自己所聽到的話。

「我心裡藏著壞細菌，陽光可以幫我殺死它。」她睜了他一眼，還是沒放開勾住他右臂的手。「走吧，我們一起去殺菌，我覺得你心裡一定也有壞細菌需要陽光幫忙洗禮一下。」

「妳怎麼知道我心裡也有壞細菌？」他好奇追問。

白雪坦率道：「你看季洋的眼神太壞了，我帶你一起去淨化。」

藍海啼笑皆非，剛才分明還信誓旦旦要說服他的她，竟在轉眼間像是全忘光了一樣，甚至還說要帶著他一起去曬太陽殺菌……藍海搖搖頭，所以說女人心海底針便是如此，他永遠也別想搞清楚女人腦袋裡究竟在想些什麼。

電梯門在一樓開啟，白雪挾著藍海快步邁出鑫品飯店，飯店外車水馬龍，她卻沒有任何一刻遲疑，偕同藍海跳上飯店門口的計程車，在說出一個地點後只是安靜沉默地坐著，一點也沒有要與藍海交談的意願，直到司機將兩人載至她所說的地點——大安森林公園。

六月夏季，約莫四、五點近傍晚時分，天空仍因太陽未曾西下而燦亮耀眼，白雪下車後終於放開了藍海的手臂，率先邁向公園內，那肯定他絕對會跟隨的瀟灑態度令藍海忍不住一怔。

但他的步伐卻未停下，滿懷期待她接下來究竟要做些什麼事？

白雪的步伐也未曾停下，她像是有目標似地，在公園內一步步走著，直到眼簾滿佈著六月盛開的阿勃勒花海，她方才緩下腳步，半晌沒有任何動靜。

藍海停在離她三步遠的距離，在見她沒有任何舉動後，下意識再邁開步伐走至她面前，就見她立即將雙手抬起掩住自己的臉，不讓他看到她扭曲的神情。

「難道把臉遮起來也是曬太陽殺菌的儀式之一嗎？」藍海的疑問剛提起，耳邊便傳來她微弱的啜泣聲。

「嗚……丟臉、我丟臉死了！」她悶在掌心中的話模模糊糊，但藍海還是聽得仔仔細細。「我口無遮攔、我自作多情、我多管閒事、我提不起又放不下……」

他漸漸聽出了端倪，臉色不禁愈來愈沉。「白雪，妳接下來千萬別告訴我妳失戀了。」

她渾身一僵，立即抬臉驚呼，「你怎麼知道？！」

「妳喜歡季洋？！」他沒好氣的不答反問，就見她俏臉忽白忽紅，青澀又直率的反應令他徹底無言以對。

「我不能喜歡季洋嗎？」見他不以為然的反應，她惱火追問。

「可以！」他咬牙切齒的回道，「既然喜歡他，那幹麼還當著人家的面，大大方方說要為了人家的終身大事來說服我去幫忙，現在又為了失戀，在我面前哭哭啼啼？妳應該在那個人家面前哭得死去活來，哭到讓他對妳心懷愧疚才是！在我面前哭有什麼用？」

「噯，喜歡一個人不就是應該要全心全意為了人家的幸福著想嗎？我失戀就失戀啊！有必要搞到全世界的人都對不起我那樣去毀滅世界嗎？」白雪一氣呵成的反駁藍海。

藍海瞪著白雪氣得雙頰漲紅，雙眸晶亮，到嘴的話頓時全數消逝。

眼前的女人一點也不嬌小玲瓏又可愛，她身材高挑，與他並肩也僅是矮了他半截頭，她頂著一頭齊耳的短鬢髮，髮質看起來十分蓬鬆柔軟，那讓他聯想到紅貴賓，總令他拚命壓抑想伸手去碰觸的衝動，在她俏麗的捲瀏海下是充滿不馴的黛眉、一雙璨亮有神的動人鳳眸，直挺微肉的鼻再搭上天然嘟翹的絳唇，將她個人氣質點綴得更為冷豔英氣。

一點也沒有當年的純真無邪了這個女人，簡直成熟懂事得要命。

藍海煩躁的嘖了一聲，更將對上的視線撇開。

白雪也無意在這不愉快的話題上繼續下去，率性地以手背將淚痕全數抹得一乾二淨。

但盤繞在心底的鬱悶尚還難以消散，想起方才聽到小金提起大夥陪著季洋向顏水茉求婚，卻獨缺她一人的畫面，心裡沉甸甸。

有種被大夥排擠的感覺，甚至，還有被季洋刻意避開的難受。

空氣滯悶，整日炙熱高溫的城市這時竟飄起了毛毛雨，但陽光卻還是倔強地不肯隱去，隨著絲絲縷縷的雨滴跳躍在一盞盞風鈴似的阿勃勒上，放眼望去景色一片澄黃繽紛，名符其實的黃金雨。

縱使滿心惆悵，白雪卻在陽光毛毛雨中笑靨如花。

又笑。藍海還真沒見過比白雪還要愛笑的女人了，更何況這女人前一秒在他面前還哭得像是被人丟棄的小狗小貓一樣可憐……

「二哥……阿勃勒的花語你知道嗎？」她問。

他瞥了她一眼，淡回道：「金色之戀。」

她將投在雨中的視線挪至他臉龐，「還有另外一個說法喔……是『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是不是很棒的花語？」

藍海怔住，直視她一雙霧氣瀰漫的鳳眸，才發現她在雨中以笑隱藏了眼裡的傷心。

「今天能夠碰上真正的黃金雨，真是太棒了。」她昂首，在阿勃勒樹下自在地享受陽光與細雨的洗禮。

藍海瞪著她的美麗側顏，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聲音，問：「妳帶我來，不是要說服我幫忙季洋嗎？」

「二哥，我正在帶著你一起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她歎氣，似乎是惱他將話題又帶回了令她嫌棄的事。

「為什麼？」他挑眉，完全跟不上她跳躍的思考方式。

「因為眼前的美麗景色很值得我們去享受啊！世界還是很美好的，二哥。」她樂觀活潑地漾笑，眨眼之間，眸中霧氣已褪，眼神流光溢彩，很是晶瑩璀璨。

他失笑。「所以呢？」

「嗯？沒有所以啊，我只是在和你分享我現在的感受。」她試著讓藍海卸下心防，但他卻築起了高牆，萬般提防她。

「白雪，如果妳帶我來只是因為這樣，那真是讓我太失望了。」藍海歎笑，即使此刻他的外表給人感覺爽朗陽光，但那雙深潭似的烏墨瞳眸卻十分沉鬱。

「藍海，如果你跟我來只是覺得這樣，那也真是讓我太失望了。」白雪偏頭瞅著他一臉無趣，俏皮地雙手負背，按著他的原意頂嘴回話。

藍海忍俊不住地噗哧一笑。

「我原本以為王者香的負責人會是個懂得停下腳步，體會生活的人。」她皺鼻。

「結果，帶你來這裡，你卻一刻也沒有抬頭看過天空、沒有伸手觸碰雨滴、沒有抬眼欣賞過阿勃勒，你把自己困住了，你不知道嗎？」

他挑眉，盯著她在毛毛雨中旋轉跳躍，整個人活潑蹦跳得像隻小兔子般精神可愛。

「你不願走出來，就永遠解不開與季洋的心結。」她跳著跳著，又來到了他面前。

「認同我所說的嗎？」

傻瓜都看得出來，藍海恨季洋恨得要死。

他哼笑，「認同又如何，拐彎抹角的，還不是要說服我幫忙季洋。」

「我沒有在說服你，我只是在帶著你一起走。」她撇撇嘴。「我也剛和季洋結下了一個心結呢，現在我正在努力解開這個結，但是覺得有些費力，想要找個伴一

起試試看能不能成功，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一束陽光灑落在她朝他伸來的掌心上，藍海仔細盯著那細緻柔嫩的掌心上交錯縱橫的掌紋，陷入沉思。

「妳的心結，與我無關。」

她偏頭，手持續抬在半空中，不願縮回。

「等妳了解了我與季洋的過去，再自己決定要不要以更好的方式來說服我。」藍海由西裝內裡掏出了一張名片，遞上她掌心。「希望妳了解過後，來找我的目的能夠改變。」

「改變？」她蹙眉。

「嗯，我等妳來和我一起說季洋的壞話。」藍海正經八百地攏絡她，直到白雪沒好氣地擲來一記白眼，他才放肆又開懷地發噓，瀟灑轉身離去。

身後的女孩並沒有再開口挽留他，而他情不自禁再度回眸凝視之際，那一身窈窕雪白正佇立在燦爛耀眼的黃金阿勃勒下。

她在他面前，用力的哭、用力的笑，盡情揮灑屬於生命的熱力，毫不浪費吝嗇。即使少了當年初見時的純真無邪，卻是天真爛漫得……

令他，印象深刻。

邁步離開時，他不忘掌心朝上承接細細雨絲，用心感受一下她口中所謂的，生命美好。

白雪想起初識季洋的那時，也正好是阿勃勒盛開之際。

當時的他佇立在遍染澄黃的阿勃勒樹下，一張斯文好看的臉龐正漾著淡淡傷感，因為那模樣與朝氣蓬勃的景象產生了強烈的對比，令她不由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韓霜，那誰啊？怎麼站在我們社辦門口？」白雪一雙鳳眸寫滿了好奇。

呵欠連連的韓霜一副嬌氣慵懶樣，她趴在桌上往白雪指去的方向一睜。

「喔，季學長啊……聽社長說他是畢業好幾屆的前社長，手藝很了得，甚至還拜師在花藝大師顏柳默的名下，在花藝業界名聲響噹噹呢，好像是社長託他來社裡傳授手藝，還有分享個人的花藝生涯，等一下我們就能看看這位傳說中的大學長到底是有多——厲害了。」

白雪聽著韓霜相當不以為然的語氣，只是笑了笑，眼神卻緊緊盯著季洋那張憂鬱又溫柔的臉龐。

接下來季洋的整場花藝講授，白雪無比認真投入，甚至對於季洋仔細處理花材的手法以及對待花草的態度，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及崇拜。

等到她回神時，她已走到季洋面前主動找他攀談了起來。

剛開始季洋只當她這個小學妹挺有趣，對於她任何關於花藝上的疑難雜症都盡其所能地解惑授業，甚至在白雪表達出自己對花藝工作有強烈興趣時，還將她引薦到顏柳默的門下，從最基層的花店打雜開始學習起。

白雪猶記得大學畢業後剛到顏老師花店裡工作，頭一回被顏老師指派去送花時的錯愕，這才發現自己以為會非常充實又充滿鬥志的花店工作，竟是如此奔波勞碌。當時每日騎著摩托車在車陣裡穿梭，有一天傍晚，她灰頭土臉的將車停妥，正覺腰痠背疼，伸直雙臂舒展筋骨時，季洋正巧從花店門口走出。

她與他對上的那一眼，從此，被韓霜取笑為死心眼。

白雪一直明白季洋想要脫離顏老師羽翼的夢想，只是他苦無機會、沒有資源，於是在那一眼對上後，她衝動提議，「季洋，我一直有個夢想，等待成熟之後，想要開一家花店，你要不要來當我的合夥人？我出資當營運總監，你出力當藝術總監，你覺得成嗎？」

季洋滿眼訝異，沉默地瞪著她，而她看得出來他的心動。

「沒關係，我現在還只是個送花小妹嘛，功也還沒練成，等我成熟大概也需要個兩三年來著，到時候我資本籌夠了，你再回答我吧。」白雪拍拍屁股，瀟灑地獨留季洋一人沉思。

那年，她才二十三歲。

她欣賞季洋的才華，喜歡季洋蒔花弄草時的溫柔似水，更喜歡季洋對於花藝的執著與熱誠，因此……明知道季洋身邊已有了一個顏水茉，她依舊是一頭栽入情網裡，執迷不悔。

白雪深知季洋始終想要做出一番成績，證明自己不需要顏柳默的名號也能闖盪出一片天，她更了解顏水茉和季洋兩人的愛情一直以來並不被顏柳默認可。

於是，她一直安靜地守護著季洋。

期許他能壯大、更期待他能夠展翅高飛。

後來，雪季花藝在開店第一季成功引起各方關注與討論，甚至因為季洋個人的花藝美學，在業界掀起一陣譁然與探討，而短短一年內，雪季花藝從門可羅雀，到無論淡旺季都訂單接到手軟的狀況，甚至還能與王者香及顏柳默的「花顏」兩大花藝界龍頭並駕齊驅。

雖然打從草創初期開始，白雪總不吝給予季洋無限的讚歎與肯定，但這般令人驚豔的成績，卻是白雪未曾預料過的。

而這段期間，她也未曾隱瞞過自己對季洋的傾心及仰慕，她更大方地在季洋面前祝福過他與顏水茉能終成眷屬，只是……

季洋還是因為這一層心理因素，將她拒於門外，就連向顏水茉求婚這件事，也是聯合眾人隱瞞著她進行。

她可以理解季洋也許是體貼她心裡會難受，而選擇避開了她，但季洋實在是太不了解她了……

有時候真誠坦率地告知，反而能減少更多的傷害，而她也能更直接面對事實而衷心獻上祝福。

他多餘又多慮的溫柔，間接地造成了她的困擾與難過，反而令她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該拿什麼表情去祝福他與顏水茉，也更明白原來自己坦蕩蕩的愛慕竟將他逼到如此困窘的境地。

這讓白雪覺得無地自容。

於是白雪自行放假了三天，躲了季洋三天，直到嚴薇與白蘋兩人再也受不了見她成天在家無所事事、無病呻吟，親自將她架到了雪季花藝的店門口，再一腳將她給踹下車。

「有事快解決，整天在那裡唉聲歎氣，一點都不像白雪。」白蘋撂下話後便開車離去，獨留垂頭喪氣的白雪佇立在店門口。

活到了二十八歲，白雪第一次覺得自己孬種。

叮鈴。

店門口的風鈴輕響，白雪抬頭，對上了季洋那驚訝的一眼。

「呃……」她抬手，「早啊，季洋。」

「早……白雪……」季洋垂下眼睫，神情拘束。「我聽小金說妳身體不舒服才請假了三天，現在……好些了嗎？」

「好……」她咳了一聲，不想讓季洋心裡因為她而有了疙瘩，於是燦爛笑開，動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語氣輕快又自然的回道：「當然是好多了！不然我現在怎麼會在這裡呢！」

她接過季洋手中的澆花花灑，轉身往花店兩旁的盆栽走去。「待在家裡好幾天了，再不出來透透氣，我的骨頭都快生鏽……咦？那是什麼？」她目光穿過透明玻璃窗，看見一隻精緻可愛的泰迪熊正四平八穩地坐落在窗台上。

季洋跟著看了過去，眼神柔和。「那是藍媽媽和藍晶晶送來給妳的。」

「她、她、她們怎麼會知道……」白雪直直望著那隻泰迪熊，驚喜得不能再驚喜。季洋被她小狗眼神般的光芒逗笑，提醒說：「那隻泰迪熊旁邊有一張卡片，妳可以看一下。」

白雪走進店內，將卡片取下時不忘將那隻心心念念的泰迪熊也摟入懷裡，她揭開卡片，仔細閱讀上頭的字。

白雪：

這是一隻德國金耳扣白雪公主限量版泰迪熊，一見她便想到妳。

晶晶正巧有一隻。她這幾日準備行李要飛往美國去，行李超重晶晶帶不過去，便決定將泰迪熊轉贈給妳，我們知道妳會非常愛惜她的。

對於婚禮，我們很感謝也非常滿意。

那束百合花的心意，藍媽媽至今仍覺心頭溫暖。

這份溫暖正如妳給予我的感覺，如冬日暖陽一般，將人心熨貼得舒適溫馨。

將白雪公主贈予真正的白雪。

秦正蘭&藍晶晶

白雪摟著懷中的泰迪熊，連日來籠罩陰霾的心情一掃而空，她的嘴角咧得不能再咧，心滿意足又欣喜若狂至極。「這怎麼好意思呢藍媽媽……」

小金卻煞風景似地走了過來。「白姊，妳來上班了啊！季哥的婚事有沒有下落啊？妳說服人家了沒？」

白雪一聽，像是被人兜頭澆了一桶冷水，身心靈徹底打了個激靈。

季洋見狀不由得心裡一歎，「小金，剛才交代妳的事做完沒？」他揮揮手示意小金趕緊走人。

見小金識趣地閃進了店內辦公室，白雪無奈垮肩，緊摟著懷中的泰迪熊不知該從何開口。

「白雪，那天的事妳別放在心上，這其實是我個人的事，和妳一點關係也沒有。」為免這小女孩又把事情攬到自個兒身上，季洋急忙出口柔勸，避免三天前的事情再度重演。

當時他早該阻止白雪蹀入這場渾水裡。

「季洋……」白雪想起藍海看著季洋的眼神，再想起藍海那日將名片遞到她掌心時的那句話。「你和藍二哥，到底……是怎麼認識的？」

季洋陷入短暫的沉默，歷經幾番掙扎才啟口，「白雪，這件事妳根本不需要費心費力，把妳牽扯進來讓我非常過意不去——」

白雪靜靜凝視著季洋有苦難言的模樣。「你知道我一直很想了解王者香不是嗎？當初我是如何讚美以及崇拜那個人，你不是都知道嗎？」

季洋怔忡。

「現在我有這樣一個機會，你還要阻止我嗎？」她輕聲問。

他盯著白雪執著的眼神，一口氣堵在胸臆間不上不下，悶得他臉色沉重。認識白雪這幾年，他明白一旦她決定要去做的事情，儘管旁人再如何費盡唇舌，還是難以令她打消念頭。

譬如雪季花藝的誕生、更譬如，她對他的心思。

「妳想認識藍海？」他問。

「嗯，知道了他是誰後更想認識了。」白雪鄭重點頭。「而且，也許我可以在這其中，幫忙你促成姻緣，這不是挺好的？」

「如果認識藍海之後……妳變得不想幫我了呢？」季洋苦笑。

季洋的話讓白雪想起藍海最後和她笑說的那句……她蹙眉，問：「你們之間有過什麼糾葛牽扯，至少你得先讓我清楚明白的知道，我才可以自己決定該怎麼做吧，你不要自己又將事情先下了定論，有時候太為別人著想，其實反而是一種殘酷的表現，也許別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你的體貼呢。」

她直接又明白的論述揪出季洋心底最沉痛的往事，令他冷不防扼住了呼吸，好半晌回不了話。

那人……也曾經這麼對他說過。

「白雪，妳知道嗎……有時候，妳和藍海，真的挺相似的。」